

山本文绪

恋爱中毒

レンアイチュウドク



〔日〕山本文绪 著 边静 译

恋爱中毒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毒/(日)山本文绪著;边静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4
ISBN 978-7-5442-6464-8

I. ①恋… II. ①山…②边…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69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76

RENAI CHUUDOKU

by FUMIO YAMAMOTO

© Fumio YAMAMOTO 1998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恋爱中毒

〔日〕山本文绪 著

边静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7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64-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引子

恋爱可以毁掉一个人。这次跳槽，让我刻骨铭心地懂得了这一点。

恋爱毁掉的还不仅仅是人。一次次无休止的争吵中，不知有多少闹钟和咖啡杯被摔得粉身碎骨；我不在时，又不知有多少西服和衬衫被撕扯得面目全非；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只得悄悄搬家，并因此失去了上司和很多同事的信任，甚至不得不辞去工作。然而，真正被毁掉的或许不是我的生活，而是她吧。太多无故缺勤使她最终失去了工作，太长时间拖欠房租也使她最终失去了住所。而且，最无法弥补的是她最终失去了我，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傲慢。

如果把我和她之间的事拍成电视剧，估计也不过是陈词滥调。所以，我从没想过把我们的恋爱故事讲给谁听，它真的太普通了。

一晃我跳槽已经两个月。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我前所未有的投入工作。这儿也需要经常去应酬及喝酒，而且每天进进出出的同龄女孩也不少，有些甚至直截了当地邀我约会或上床，但我还是坚定地对所有女孩敬而远之，甚至有谣言说“井口是同性恋吧”。我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喝酒喝到天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来上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接电话比业务员大妈都快。

然而今天，我却得加倍小心。一大早，我就在事务所里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今天本不打算来公司的，但不幸工作上的预约取消，社长还忽然说要在下午三点这个早不早晚不晚的时间开会。

今天是我的二十五岁生日。三个月前，为了摆脱那个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分手的女友，我从原公司辞职，从她面前悄然消失，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我换了手机号码，新住处也没装固定电话。但她要是动真格的，估计会查到编辑部的电话。我也不可能告诉所有熟人不要透露消息。那么，如果她想跟我联系，应该就在今天。我平时都非常认真地工作，今天装病躲出去倒没什么问题，但这样做未免太可悲了。不能老是逃避，我不想再因为一个女人换工作了。

就这么定了。明明是这么想的，可来到公司还是没办法静下心来。有事没事就跑去复印，用咖啡机做咖啡，还费老大劲把热水间的下水槽刷了。其间，事务所的电话响了好几次，每次大妈叫“井口，电话”时，我都吓得快跳起来了。

“为什么你今天不接电话？”

挂掉印刷所来的电话，事务所的水无月女士不可思议地问我。

“啊，这个……不好意思。”

我还在支支吾吾，她却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倒是没什么”，便把脸转向电脑屏幕，一副对我的事毫不关心的样子，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除我之外，主要由她接外面打来的电话。其他人都还没到，不如趁机跟她坦白算了。

“那个……水无月女士……”

她抬起头，透过挂在鼻梁上的眼镜看着我。我一下子有点后悔和她搭话了。就算跟这个毫无热情的大妈说了前女友可能打来电话的事，也不会得到丝毫同情吧。

“呃，没什么。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有几个电话打进来过，没说话。”

水无月女士就像在说“刚才摄影师打过电话”，那种语气平淡之极。刹那间，我感觉有一股热血从头部流出，一股脑地涌向肠胃。她以惯有的手势拨动着鼠标，对按着胸口眼看就要倒下的我毫不关心。

“我，今天过生日……”

终于，我还是说了。

“那又怎么了？”

感觉她特别像我小学时的班主任。那个快退休的女教师是个即使学生摔倒受伤了也会不动声色地说“那又怎么了，去保健室看看吧”的人，所以学生都很怕她。那时候我还小，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人一向直言不讳地说自己讨厌小孩、讨厌动物、讨厌老人，还要当老师呢？从眼前这个像一台生产年月不详、早就停止出售的电脑的业务员身上，我感觉到了她的气息。她就像一件落满岁月尘埃却依然很好用的旧雨衣。

“就今天一天，请您原谅！”

我纠结了半天该怎么辩解，总算这么说道。水无月女士再次从眼镜后面看着我。这副眼镜她只在工作时戴，肯定是老花镜吧。龟甲般沉重的夹鼻眼镜根本说不上漂亮，摆在那里有点像邮局的窗口。

“行啊。”

她轻描淡写地说，那口吻像是她什么都知道了。我并没有因此放下心来，反倒觉得被随便搪塞，更加不安了。正想再说点什么，同事们陆续来上班了，我只好匆忙把想说的话咽回去，就像吞下了一只青蛙，真不是滋味。

中午，我、公司前辈，还有来公司谈事的女自由撰稿人去附近的快餐店吃中饭。我若无其事地问：

“水无月女士大概多大年纪了？”

“哦……完全没想过。”

“差不多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吧。”

“呀，不止，更大一些吧。”

“她是那种看起来年轻的人。”

“就像你这样？”

“讨厌，太失礼了吧。”

自由撰稿人的声音甜甜的，像是在撒娇。前辈握着筷子，意味深长地含笑不语。我呆呆地望着并排而坐的这两人，确信他们一定是暗中搞上了。不过我一点没有羡慕的意思。前辈有家室，撰稿人好像刚结婚一年，跟老公分居两地。这些和我没什么关系，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很辛苦。

“我听说她好像和社长有染呢。”她看了我一眼，说道。

“这不可能吧，社长是个只看相貌的人啊，而且也喜欢年轻一点的。”

“可是有人看到过他们在某家酒吧喝酒。”

“水无月女士刚进来时社长说过呀，因为是认识好久的熟人才聘用她的。这样的话，喝个酒也很正常。”

“哦，仅仅是熟人的话，社长会和一个聘来做业务的老太婆喝酒吗？”

“哎，水无月女士不是一开始就在这儿工作？”

我插了句话。之前听说几年前社长一个人开了这家公司，我以为水无月女士是从公司刚成立起就一直默默地在这里打杂。

“不是。大概是在两年前吧，我进公司大约半年后她才进来的。”

“看起来好像已经在这儿待了一百年耶。”

“她是单身吗？”

吃不下饭，我用筷子夹了块快要变凉的烤鱼，嘟哝了一句。

“你挺关心水无月女士嘛。”

那个女人调侃道。她已经吃干净了一整份生姜饭，正在喝茶。

“没有，没有啊。”

“难怪呢，井口君，大家都传你是同性恋，原来你喜欢朴素的口味呀。”

我实在不喜欢她总是很快把话题转到这样的方向。虽然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微笑着理解女人这种喜欢八卦的特性，但是对她这种人，我在她的笑容深处读出了寂寞难耐。真是最不能招惹的类型，我心想。

“不再吃点吗？”前辈看到我的饭剩了一半，便问。

“胃有点不舒服。”

“噢，那咱们走吧？”

“去罗多伦^①吧？”那女人避开我问前辈。

“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想和井口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

我被前辈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那女人被前辈的话伤到了，脸色阴沉，付了自己的账，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快餐店。我和前辈走进隔了三个门脸的一家咖啡吧，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不约而同地拿出烟点上。

“没事吧？”

前辈沉默良久。尽管认为这跟我没什么关系，还是问了一下。

“没事，让你担心了，不好意思。”

^① Doutor Coffee，日本著名连锁咖啡店。

我没说主语，前辈也明白了，他苦笑了一下拿起咖啡。他和我一样，以前在一个大出版社工作，后来受社长之邀跳槽到这里。

我们公司比旁人看起来要能赚得多，经费上虽然不是那么宽裕，但薪水和大公司没什么差别。但毕竟是只有五个职员和一位做事务性工作的水无月女士组成的小公司，所以不能说对未来没有担忧。但是怎么说呢，有还算不错的薪水和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休假，也算不错了。最难得的是这里可以悠然自得地工作。前辈也因此才完全没有被生活所累的感觉，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穿着打扮也很有味道，连差不多小十岁的我都觉得他是名副其实的好男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女人交往？如果只是想搞外遇，也不该找这种每天缠在身边、把人烦到唉声叹气的女人，该找个让人轻松一点的才好。

“水无月女士的事，最好不要打听太多啊。”

忽然听前辈这么说，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眼睛瞪得老大。

“啊？”

“或许她真的在和社长交往呢。这倒也没什么，可疑的是钱的事。”

临近岁末的街头，人群和车辆匆匆忙忙流向远方，像不断快进的影片。在高高立起外衣领子瑟缩着赶路的上班族中间，一个穿着私立学校校服的小女孩一蹦一跳地向前跑，挂在背包上的圣诞老人也跟着一跳一跳。前辈眯着双眼静静望着窗外的风景。

“钱？！”

“那个大妈不是正式员工，只是兼职。”

“这个我知道，所以她才每周只来四天吧。”

她不接触业务，只负责后勤、会计及其他杂事。之前社长跟我说过。

“她领着百分之五的版税。”

前辈这么说着，眼睛依然望向窗外。我越来越不能理解这番话了。不仅不明白谈话的内容，更想不通为什么前辈要把这些话说给刚进公司不久的我听。

“版税……是指单行本的版税吗？”

“大概是你进来前不久吧，有一天设计师打来电话说装帧费用转账晚了，刚好那天水无月女士休息，我只能自己去查。查的时候注意到水无月在领版税。当时感觉好奇怪，就去调查了一下，才发现全部单行本百分之五的版税都进了那个大妈的腰包。”

我们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制作企业的PR杂志^①或宣传册之类的，但是也发行几本社长翻译的文艺类单行本，好像是大出版社不会出的一些比较朴素的原版书。他是出于兴趣做的，也不至于对公司盈亏有太大影响，但其中也有些反响不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很想问清楚。”

前辈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镜片。色调明亮的手绢熨得平平整整。我一时间有些不合时宜地想，熨这手绢的人会是谁？

“当时想也不是大钱，就当作什么都不知道吧。可能只是社长想悄悄给水无月女士一点零花钱而已。”

“但是，您还是去问了？”

前辈重新戴上眼镜，点了点头。

“总感觉有什么圈套。如果是零花钱，拿自己的钱给她不就行了。再怎么是自己的公司，但利润还是公司的呀，拿版税给她实在

① PR 杂志，企业或团体为了宣传之用定期发行的刊物。

太奇怪了。”

我看着前辈的侧脸，揉着太阳穴。和社长认识还不算久，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内心已经慢慢勾勒出他是怎样的人，现在却感觉这形象的某个角落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可我觉得社长不是那样的人啊。”

“是啊，我之前也这样觉得，所以才去问的。因为社长这个人脾气很好。”

社长成熟稳重又精明能干，给人的印象却有点狡猾。可是见了几次，我发现这个人有少年似的正义感，和看似职场高手的外表完全不符。交谈越多就越发现他不仅有良好的教养，而且为人真诚，更不用说杰出的外语才能和庞大的阅读量。这些都是他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的，毫无卖弄之意。桌上的相框里有两个孩子与妻子的合影，而且每次全家旅行之后都会换上一张新的。

“那天，社长打了我。”

咖啡早就喝完了，前辈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缓缓地说。一瞬间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啊？社长打你？！”

“可能当时我态度也不太好，加上两个人都喝了酒……总之，第二天社长来我家道歉了。”

“感觉像两个中学生打架。”

“是啊，那时真像中学生一样。”

前辈的脸颊上终于浮出一丝笑意。我喝了口一直忘了喝的咖啡，已经彻底凉了，只能感觉到一丝甜味黏黏地粘在舌尖。

“关于水无月女士，最好还是不要过问。”

这句话听起来不像对我说的，更像在说给他自己听。

“社长和水无月之间确实有关系，可能不像我瞎猜的那样，但

据我所知，只有水无月一个人让社长那么敏感和紧张。”

我终于明白前辈为何这么热情地忠告我这些了。如果真想在这个公司好好混下去，就绝不能对那个业务员大妈的事问长问短。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前辈“我知道了”。

“这些事可不能对别人说啊。”前辈又凑过脸来小声说，“那个大妈真的很可疑，要当心。”

“呃……是吗？”

“我看过她开着奔驰跑车。”

“啊，奔驰?! ”忽然听到这么意外的事，我不禁反问，“一个人？”

“怎么可能，不过副驾驶席上坐的不是社长，是另一个男人，戴着纯黑的墨镜，穿着鲜艳的夏威夷衫，不会是这个吧？”

他用食指在脸上来回画着线。我有点晕，但感觉渐渐可以理解了。的确，那个大妈看似不起眼，但不知道哪里总散发出一种恐怖的气息。内心经常亮起的那盏警灯最近也开始闪烁，告诫我不要卷入麻烦。

下午的会议只是公司内部员工的联络会，平时都是在周一上午举行，这周因为社长感冒请假，临时改到了今天。

加上社长共六个人的会议像往常一样顺利地进行。从地位最低的我开始按顺序逐一报告进展情况，社长只提一两个小问题。他讨厌冗长的会议，如果有问题，就在会后私下跟你讨论。

要是平常的话，作完报告，我便可以放松地倾听前辈们的工作进展了。但今天不同，每当屋外的电话响起，我都紧张到心脏停止跳动。

电话响了两声，之后微微能听到水无月女士说话的声音。如

果不是极其重要的事，她不会在联络会中间把电话转给公司职员。淡定，淡定，我闭上眼睛暗暗鼓励自己。

“没事吧？”

我猛地一惊，抬起头。社长咳嗽得厉害，中午一起吃饭的前辈正关切地询问他。我大大松了口气。

“没事，只是咳嗽还没完全好。”社长捂着嘴回答。

“获原，不要太勉强自己啊。”最年长的前辈关切地说。

“是啊，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单凭精神就可以治好病了。”

“很难缠的咳嗽啊，拍个片看看比较好吧。”

“怎么感觉你把我当成老大爷。”

“您工作太投入了。”

我一般不加入上司们的谈话，只是附和着笑一下。其间电话又响了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响两声之后停了。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水无月女士帮我接了电话，我因为这件事的确凿无疑感到宽心。

第一次非常难得地在开会时讨论身体状况。腰疼，疲倦，失眠，早晨醒得早，低烧不断，关节响，等等。但都不是我关心的话题。

我不知道社长的年龄，应该是四十几岁吧。但因为不穿正装，一身休闲打扮，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年龄上倒和水无月女士挺般配。不过想象不出刚才那位自由撰稿人说的“两人并排坐着喝酒”的情景。他们一起谈论工作上的事倒是经常看到，却从没看到过他们开玩笑，所以怎么都想不到他们有情呀爱呀之类的东西。可是前辈说的版税是怎么回事？难道水无月女士背后有无赖撑腰，在威胁社长吗？我自顾自地沉思，不禁被这么傻的设想逗笑了。

这时候，电话又一次响了。上司们丝毫没有关心的意思。铃声还在继续，四次，五次，终于响到第十次的时候，我踢开椅子站

起来走了。大家都不可思议地目送我去接会议室的电话。

水无月女士怎么了？去厕所了吗？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灼，按下了外线按钮。

“我是水无月。”

我一时语塞，忘了回答。明明是外线电话不是内线啊，可为什么是水无月打来的？

“会议当中，万分抱歉，请荻原社长接电话好吗？”

她的声音背后能听到嘈杂的人声和车声，感觉是从外面的公用电话打进来的。

“出什么事了？”

“你别问了，快让社长接电话。”

她的声音虽说不上声嘶力竭，话语里却透着坚决。我没办法，只好转向社长。

“社长，水无月女士打电话找您。”

我本想补充说从外面打来的，最后还是匆忙把这句话咽了回去。社长一脸莫名其妙，说了声“抱歉”，走出会议室去接电话。一时谁都没说话。气氛有点尴尬，不知道是谁开头，假装自然地继续刚才的话题。或许社长和水无月之间有秘密这事，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察觉？

水无月忽然外出，傍晚时分才红肿着左脸回来。但没有人说什么。如果什么情况都没有，我也会装作一无所知。不幸的是，我知道出了什么事。

社长比我先看到水无月，带她去了会议室。大家马上互相看了看，但很快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继续工作。我也假装很投入地工作。没过五分钟，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内线。

“井口吗？”

是社长。我回答“是”，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上扬。

“给你开个生日会吧，七点可以吗？”

我脑子里立刻掠过三个月前刚写过的辞呈，模板还在电脑里存着。想着也许又要用一次了，我挂掉电话，不禁长长叹了口气。但同事们完全漠视，连拍一下我肩膀的都没有。

“你干得不错啊，井口。”

我按时到了约好的鱼品店^①。出乎我的意料，社长兴致很好。在店的最里面形似地炉的座位上，社长背靠着墙壁和水无月女士斜对面而坐。看到我来了，他往水无月那边靠了靠，并排坐下来。我怯生生地在两人对面坐下，社长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干得不错啊，井口。”

社长同时转向旁边的水无月女士，说了句“是吧”。她嘴角微微上扬。

呀，笑了。我心想，这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她笑。

“是理香子吗？”

我问水无月，因为觉得肯定是她。

“我没问她的名字，但她说自己姓坂口。”

是理香子。虽说早料到是她，我还是一下子感觉浑身无力。理香子也曾追到我以前的公司，在众人面前大声哭诉“我被这个男人骗了，还打掉了这个男人的孩子”。感觉大家都在鄙视我，他们不是鄙视我对她做过的事，而是我居然把一个女人逼到了跑到公司哭闹的地步。我被女同事厌恶自不必说，上司和其他同事也明显面露不快，似乎在说，不能妥善处理跟女友分手的事，就不是成熟的男人。今天肯定也是这样。

^①鱼品店，日本专做鱼类菜肴的饭店。

“对不起。”

我低下头，除了道歉再没什么可说的。

“哎呀，好了好了。来啤酒还是白酒？”

社长问我，声音很是爽朗。那笑脸实在太恐怖了，我宁愿他一脸不满，那反倒让人轻松些。

“那就要生啤吧。”

社长叫住店员开始点菜。

“要一杯生啤。水无月你呢？”

“我还有。”

咦？我不禁抬起头看了看他们。社长刚才对水无月直呼其名，水无月也没有使用敬语，这两人果然在交往。生啤很快就上来了，社长端起一杯凉酒，举到眼前说：“生日快乐！”虽然感觉很残酷，我还是无力地笑了。

“好，那我先说吧。”社长喝了口酒，凝视着我的脸，“开会的时候，那个叫理香子还是什么的女孩追到公司来了，水无月把她带到外面，劝了她好久。”

“实在太对不起了。”

找不到别的话可说，我只有一遍又一遍地道歉。水无月女士像在听别人的事似的，面无表情地吃着生鱼片。

“您的脸也是理香子给抓的吧？”

“嗯，但你不用在意。”

我明明是问水无月女士，不知道为什么社长代她回答了。

“可是……”

“因为水无月也加倍奉还了。”

“啊，什么？！”

我不由得反问，社长没理我，继续说下去。

“你和那个女孩同居了？”

“没有，但怎么说呢，半同居吧，在一起差不多三年。”

“为什么没能彻底分手？”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像在被质问。虽然知道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干的好事给公司惹了麻烦，但被这样絮絮叨叨地问个没完，我还是很生气。

“我明天就辞职。”

“哎哟哎哟。”

社长又开始咳了。水无月嘴里含着筷子尖看着他。

“谁说让你辞职了。因为这点事就辞职啊？水无月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搞定。”

“什么？”

“理香子那女孩说再也不会来公司了。”水无月女士终于开口了。

“真的吗？”

她点点头喝了口柠檬水，嘴唇闪着淡淡的米色的光。在事务所她都是素颜，但今天不知什么时候画了淡妆。之前都想象不到他们一起亲热地喝酒的样子，出乎意料的是实际看到时才发现似乎很融洽。社长和平常没什么不同，不知怎的感觉水无月女士像变了个人。是因为店里昏暗的橙色灯光吗，平时一脸凶相的她，今天看起来像个“亲切的大妈”。

“是啊，既然如此，就放……心吧。”

社长咳嗽得说不出完整的话，看起来很痛苦。

“荻原，你还是回去吧？”水无月对社长说。

“没事。”

“你倒是没事。你感冒了，麻烦的是我呀，还发着烧吧。”

两个人很自然地对话，感觉不像上司和下属，也不像情人，更